

中小学语文课本

钢笔书法

张永明 书



中

学

3

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出版

中小學生語文課本

鋼筆書法

(中學第3冊)

張永明 書

北京體育學院出版社

中小學生語文課本鋼筆書法

(中學第3冊)

張永明 書

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郊圓明園東路)

國防科工委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* * *

開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張: 5.5

1988年2月 第1版 1988年2月 第1次印刷

書號: ISBN 7-81003-074-4/J24

印數: 120000冊 定價: 1.25元

(凡購買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圖書
因裝訂質量不合格, 本社發行部負責調換)

作者简介

张永明，男，1950年生。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国书法艺术专业。现为国家机械委神剑艺术学会专职干部（书法部长），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全国神剑文学艺术学会常务理事，北京市海淀区书法协会副秘书长。

自1981年以来，作品多次在全国一些大中城市展出，并在信阳举办过展览。作品还参加过郑州国际书展，多次参加中日书法联展，曾获日本书道艺术院奖。著有《篆书与篆书笔法》一书。

目 录

1. 一件小事.....鲁迅 (1)
2. 七根火柴.....王愿坚 (7)
3. *鞠躬尽瘁 (略)
4. 背影.....朱自清 (19)
5. 茶花赋.....杨 朔 (27)
6. *记一辆纺车 (略)吴伯箫
7. 故乡.....鲁迅 (36)
8. 在烈日和暴雨下.....老 舍 (67)
9. *制台见洋人 (略)李宝嘉
10. 中国石拱桥.....茅以升 (83)
11. 苏州园林.....叶圣陶 (93)
12. *春蚕到死丝方尽 (略)
13. 宇宙里有些什么.....郑文光 (101)
14. 食物从何处来..... (111)
15. *奇特的激光 (略)
16. 牛郎织女..... (119)
17. *孟姜女 (略)
18. *连升三级 (略)
19. 放下包袱, 开动机器.....毛泽东 (138)
20. *批评和自我批评 (略)毛泽东
21. 周总理, 你在哪里.....柯 岩 (143)
22. *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 (略)海 涅

23. 愚公移山.....《列子》(148)
24. 童区寄传.....柳宗元(150)
25. 李愬雪夜入蔡州.....司马光(152)
26. 大铁椎传.....魏 禧(155)
27. 冯婉贞.....(158)
28. 短文两篇
- 陋室铭.....刘禹锡(163)
- 爱莲说.....周敦颐(163)
29. *图画(略).....蔡元培
30. 诗词八首
- 木兰诗.....(164)
- *望天门山.....李 白(167)
- *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.....陆 游(168)
- *石灰吟.....于 谦(168)
- *杜少府之任蜀州.....王 勃(169)
- *春夜喜雨.....杜 甫(169)
- *忆江南.....白居易(170)
- 渔歌子.....张志和(170)

注：篇目前标有“*”的是阅读课文，书法书写从略，但诗词照写。

一件小事

鲁迅

我以乡下跑到京城里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。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，算起来也很不少；但在我心里，都不留什么痕迹，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，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，——老实说，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看不起人。

但有一件小事，却于我有意义，将我的坏脾气里推开，使我至今忘记不得。

这是民国六年的冬天，天北风

刮得正猛，我因为生计关系，不得不一早
在路上走。一路几乎遇不见人，好不容易
才雇定一辆人力车，教他拉到S门去。
不一会，江风小了，路上浮尘早已刮净，
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，车夫也跑得
更快。刚近S门，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
人，慢慢倒地了。

跌倒的是一个女人，花白头发，衣
服都很破烂。伊从马路边上突然向
车前横截过来；车夫已经让开道，但
伊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，微风吹
着，向外展开，所以终于兜着车把。

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，否则伊定要栽一个大斤斗，跌到头破血出了。

伊伏在地上；车夫便也立住脚。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，又没有别人看见，便很怪他多事，要自己惹出是非，也误了我的路。

我便对他说，“没有什么的。走你的罢！”

车夫毫不理会——或者并没有听到，——却放下车子，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，挽着臂膊立定，向伊说：“你怎么啦？”

“我摔坏了。”

我想，我眼见你慢慢倒地，怎么会摔坏呢，装腔作势罢了，这真可憎恶。车夫多事，也正是自讨苦吃，现在你自己想法去。

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，却毫不躊躇，仍然挽着伊的臂膊，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。我有些诧异，忙看前面，是一所巡警分驻所，大风之后，外面也不见人。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，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。

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

觉，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，刹时高大了，而且愈走愈大，须仰视才见。而且他对于我，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，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“小”来。

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，坐着没有动，也没有想，直到看见分驻所里走出一个巡警，打下了车。

巡警走近我说，“你自己雇车吧，他不能拉你了。”

我没有思索的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，交给巡警，说，“请你

给他……”

风全住了，路上还很静。我走着，一面想，几乎怕敢想到我自己。以前的事姑且搁起，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？奖他么？我还能裁判车夫么？我不能回答自己。

这事到了现在，还是时时记起。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，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。几年来的文治武力，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“子曰诗云”一般，背不上半句了。独有这一件小事，却总是浮在我眼前，有

时反更分明，教我惭愧，催我自新，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。

一九二〇年七月。

七根火柴

王愿坚

天亮的时候，雨停了。

草地的气候就是奇怪，明明是月朗星稀的好天气，忽然一阵冷风吹来，浓云象从平地上冒出来似的，刹时把天遮得严严的，接着，暴雨夹杂着栗子般大的冰雹，不分点地倾泻下来。

卢进勇从树丛里探出头来，四下里望了望。整个草地都浸沉在一片迷蒙的雨雾里，看不见人影，听不到人声。被暴雨冲洗过的荒草，象用梳子梳理过似的，躺倒在烂泥里，连路也给遮没了。天，还是阴沉沉的，偶尔还有几颗冰雹洒落下来，打在那浑浊的绿色水面上，溅起一朵朵浪花。他苦恼地叹了口气。因为小腿伤口发炎，他掉队了。两天来，他日夜赶路，原想在今天赶上大队的，却又碰上了这倒霉的暴雨，耽

误了半个晚上。

他咒骂着这鬼天气，从树丛里钻出来，长长地伸了个懒腰。一阵凉风吹得他连打了几个寒颤。他这才发现衣服完全湿透了。

“要是有一堆火烤，该多好呵！”他使劲绞着衣服，望着那顺着裤脚流下的水滴想道。他也不知道这是妄想——不但是现在，就在他掉队的前一天，他们连里已经因为没有引火的东西而只好吃生干粮了。他下意识地

把手插进裤袋里，意外地，手指触到了一点粘粘的东西。他心里一喜，连忙蹲下身，把裤袋翻过来。果然，在裤袋底部粘着一小撮青稞面粉；面粉被雨水一泡，成了稀糊了。他小心地把这些稀糊刮下来，居然有鸡蛋那么大一团。他吝惜地捏着这块面团，心里不由得暗自庆幸：“幸亏昨天早晨没有发现它！”

已经一昼夜没吃东西了，这会看见了可吃的东西，更饿得难以忍受。为了不致一口吞下去，他把面团捏成了

长条。正要把它送到嘴边，突然听见一声低低的叫声：

“同志——”

这声音那么微弱、低沉，就象从地底下发出来的。他略略愣了一下，便一瘸一拐地向着那声音走去。

卢进勇蹒跚地跨过两道水沟，来到一棵小树底下，才看清楚那个打招呼的人。他倚着树杈半躺在那里，身子底下一汪浑浊的污水，看来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挪动了。他的脸色更是怕人：被雨打湿了